

# 大决战

## 席卷西北

长 篇 战 争 纪 实 文 学

彭德怀把车当马骑  
胡马组成了「联合舰队」

「王牌军」四天丢了四个军

在胡宗南的裤裆里点了一把火  
蒋介石的「掌上明珠」梦断陕南

平凉「五八」叛乱惊动了中央  
土匪睡觉睁着眼

袁俊宏 袁志刚／著

長江出版社

长 篇 战 纪 文 学

# 大漠卷西北

袁俊宏 袁志刚著

少海

**责任编辑：**王亚宁  
**装帧设计：**大象设计工作室  
**版式制作：**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席卷西北/袁俊宏，袁志刚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 4

ISBN 978-7-80204-271-1

I. 席... II. ①袁... ②袁...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6480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20 印张 250 千字

定价：28.00 元

---

ISBN 978 - 7 - 80204 - 271 - 1

# 前言

历史，是不能忘记，也不该忘记的。

20世纪中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分别向西北、西南、华东、中南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追歼国民党军在大陆上的残余部队，剿灭各地的土匪武装，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而英勇战斗，谱写了人民解放军作战史上的光辉篇章。《大决战》丛书采用文学手法，全景式地记述了4个野战军在历史转变时期大征战的光辉历程。

那是一个壮丽的年代，是一幅壮丽年代描绘的壮丽画卷，从黄土浑厚的广袤西北大地，到峰峦连绵的西南雪域高原，从富饶美丽的江浙平原，到波涛汹涌的东海、南海，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高举红旗，高唱战歌，“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气吞万里；而国民党军队和一切反动武装，则势穷途末，如同疾风中的枯叶，凄然飘逝。领导层的决策与将士的拼搏遥相辉映，战场冲杀与谈判交锋相互配合，乘胜奋勇追击与化装深入匪穴相得益彰……形成了地域广阔、错综复杂、色彩多姿的奇特景观，勇与智、谈与打、理与情、起义与被俘、公开与隐秘，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高飘扬；反动派的孤舟仓惶远去，逃居孤岛。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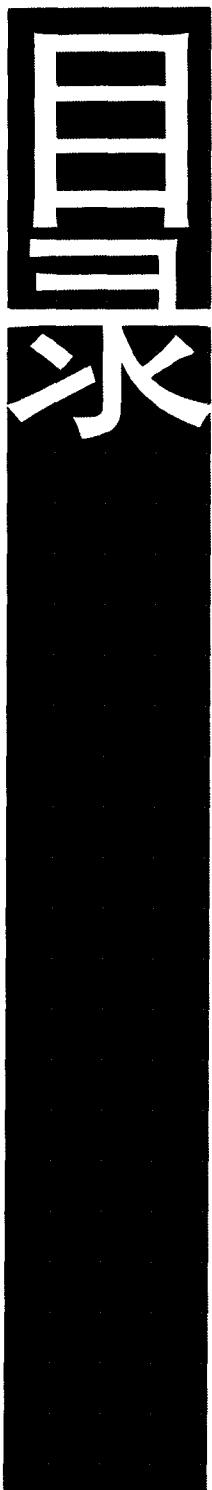
那动人心魄的一页，早已经烙印在历史的巨册上，它不仅仅是令人咀嚼过去辉煌和骄傲的光荣，同时也是思考和肩负新世纪的责任。先辈们用心血和生命修筑起来的巍巍共和国大厦，还须用心血和生命去描绘去保卫。过去，不但能告诉今天，也能告诉未来。

有了人民的军队，就有了人民的一切。

强国，必须强军；强军，为了强国。

2007年4月

# 大决战·席卷西北



前言 / 1

引子 / 1

## 第一章 纵横八百里秦川 / 7

1. 彭德怀把车当马骑 / 8
2. “西北王”宝座摇摇欲坠 / 13
3. 胡马组成了“联合舰队” / 24
4. “王牌军”四天丢了四个军 / 28
5. “攻不破的秦岭防线”土崩瓦解 / 47
6. 八勇士智取华山 / 55

## 第二章 鹰战秦巴山脉 / 63

1. “在胡宗南的裤裆里点了一把火” / 64
2. 蒋介石的“掌上明珠”梦断陕南 / 79
3. 土匪睡觉睁着眼 / 89

## 第三章 横扫陇原大地 /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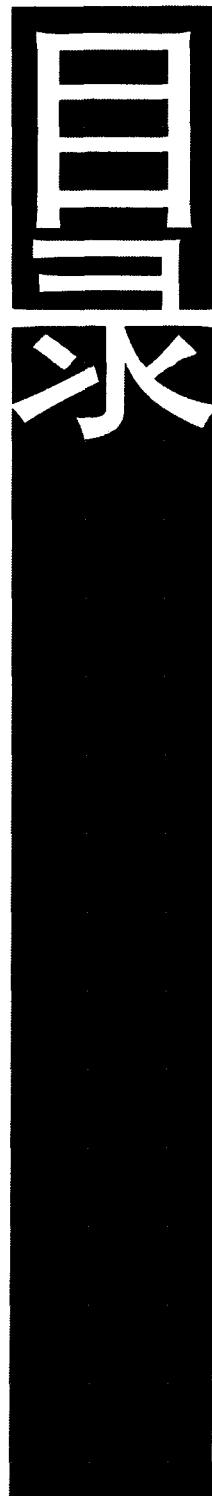
1. “炮”吃了“马” / 104
2. 民族问题是“高压线” / 142
3. 平凉“5·8”叛乱惊动了中央 / 155

## 第四章 席卷千里河西 / 167

1. 许光达挥军追残敌 / 168
2. 彭铭鼎的屁股坐在火山口 / 177
3. 女土匪原来是红军 / 189

## 第五章 踏破贺兰山阙 / 197

1. 杨得志为开国大典锦上添花 / 198



- 2. 何晓霆的“底牌” / 215
- 3. 宁马得了一种“怪病” / 220
- 4. 匪首把战士的心肝当下酒菜 / 226

## **第六章 驰骋高原草地 / 239**

- 1. 马步芳闻风而逃 / 240
- 2. 马继援的密信种下了匪患 / 245
- 3. 围剿瓮中之鳖 / 260

## **第七章 红旗漫卷天山 / 269**

- 1. 王震率兵立体大进军 / 270
- 2. 乌斯满落马祁连山 / 280
- 3. 伊吾鏖战43天 / 299
- 后记 / 313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100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

——摘自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

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 引 子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1949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月。

从这一年的第一天开始，跺跺脚整个中国大地都会颤动的蒋介石的威风正在消失。

1949年1月1日，这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从这天开始，中国历史的支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历史的天平前，毛泽东只踩了一只脚，就将蒋介石高高地翘了起来。

1949年的第一天，大江南北阳光明媚，神州万里无云。

云都集中在了蒋介石的脸上。

蒋介石一脸阴云。

一夜没有合眼的蒋介石早早地就起床了。

时局的变化之大、之快，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那并不怎么大的脑袋，此时似有千斤，他觉着要抬起它很费力。

他那常挂在嘴角的不可一世和趾高气扬，已被痛苦和烦躁所取代。

他在一种令人窒息的无奈中徘徊着、挣扎着，百无聊赖且又是习惯性地打开了收音机。

他似乎是想从这里了解一下，那个让他心力交瘁的老对手毛泽东此时

在干什么。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收音机里播发的还是那篇让他辗转反侧、夜不能眠的、毛泽东为1949年新年写的那个献词。

这个献词似乎在连续不断地播放着，无论他什么时候打开收音机，都是这个内容。

尽管已经播了无数遍，可每次蒋介石只听一两句便气愤地将收音机关上了，印象中只记住了这么一句。所以，毛泽东到底在这个新年献词里讲了些什么，他并不清楚。

对他来说这新的一年刚开始，痛苦这个讨厌的家伙便紧紧地盯着他不放，让他痛苦不堪。

白崇禧等通电全国，要他“毅然下野”；

寄希望可以让他扭转乾坤的杜聿明部在淮海地区一败涂地；

……

蒋介石那被长时间的痛楚折磨得已有些麻木的脸，微微地抽缩了一下，拖着灌了铅似的腿，慢慢走到那个与他的身体相比，略显宽大的书桌前，木讷地、轻轻地坐下。

蒋介石此时的心情，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知道，他自己也知道。

蒋介石闭着眼默坐了一会儿，提起笔在一张铺得展展的宣纸上，一笔一画地抒写自己此时的心情：

冬天饮寒水

雪夜渡断桥

蒋介石这人做人虽不怎么规矩，可字却一直写得规规矩矩，就像他那张没有多少变化的脸一样，他没有毛泽东那种只有大诗人才有的狂放、潇洒和自如。

这里我们不论蒋介石的书法艺术，只去探寻蒋介石此时的心情。

从蒋介石的这幅对联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当时绝对有一种穷途末路之感。

蒋介石的悲哀是到了极点。

蒋介石写完这幅对联后，轻轻地放好笔墨，缓缓地站起，慢慢地走到那个柔软的沙发前木木地坐下。

收音机还在不停地播放着毛泽东的那个世纪之说。

“我倒要听一听，看看他到底在胡扯些什么。”

蒋介石想。

他觉得有必要听一下。

“……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 1927 年 4 月 12 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 20 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

“1949 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蒋介石几乎是一字一句，仔仔细细地听完了毛泽东的这篇宏论。

听完毛泽东的这篇世纪之说，蒋介石的情绪更加低落，脸更阴沉。

他黯然失神，似乎已看到了自己穷途末路的尽头。

“娘希屁！”

“娘希屁！”

蒋介石艰难地站起来，有些摇晃地在房中边走边说，很少离他左右的拐杖，将木头地板敲得噔噔地响。

在老百姓的印象里，“娘希屁”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就是“娘希屁”。

想想蒋介石当作金玉良言一样经常挂在嘴边的这三个字，再看看毛泽东的这篇世纪之论，“娘希屁”就显得太苍白无力。

“狂妄！”

“狂妄！”

蒋介石有气无力地转着圈，有气无力地叫着。

此时，远在河北西柏坡那个小山村的被蒋介石追剿了几十年的毛泽东，似乎早就觉得蒋介石这个人实在没什么可琢磨的了，所以，很舒心地睡着他的觉。

太阳公公的脸红红的，笑呵呵地在淡蓝无云的天穹若无其事地散着步。

毛泽东若无其事地睡着他的觉。

因为前一天刚下过一场雪，所以，整个村子银装素裹，一片宁静祥和随着不停荡漾的欢声笑语和袅袅的炊烟，在升腾、扩散。

快到吃午饭时，周恩来拿着蒋介石刚刚发布的求和声明，向毛泽东住的房子走去。

“周副主席，主席还没醒来呢！”

毛泽东的侍卫轻声说。

“那好，我等会儿再来。”

周恩来刚准备转身走，毛泽东的门开了。

“恩来，有什么事吗？”

毛泽东头发有些蓬乱，他说着走出房门，伸了伸腰，看了看天，笑着说：

“这一觉睡得太舒服，也就睡过了，太阳都晒着屁股了。”

一阵朗朗的笑声过后，周恩来递给毛泽东一份文告说：

“主席，蒋介石刚刚发了一个求和声明，你看一下。”

毛泽东从周恩来手中接过文告，看也没看便说：

“蒋介石他还有什么新花样，他还不是那老一套。他求什么和，他的求和跟以往的每次求和一样，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幌子，他的目的还不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

说到这里，毛泽东放眼无垠的蓝天。

这是只有诗人才会有的神态。

这是一付傲视天下的神态。

“你们说，蒋介石他现在还有什么资本跟我们谈。”

为了彻底揭穿蒋介石的本来面目，毛泽东分别于 1949 年的 1 月 4 日至 2 月 15 日，连续为新华社撰写了《评战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和《关于时局的声明》等一系列的评论文章。

这些文章对蒋介石而言，远比百万大军的进攻更让他难受。

1949 年 1 月 21 日，蒋介石极不情愿、极痛苦地离开了他已坐了 22 年，坐得很累很苦的总统宝座，让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就是这一个代字，李宗仁充其量只是前台的一个唱戏的，而真正的幕后操纵者、掌握实权的还是蒋介石。

这也许可以称作狡兔三窟吧。

蒋介石的这点伎俩怎么能骗得过毛泽东呢。

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文中，毛泽东提醒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必须注意：

“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在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的同时，为了适应在全国范围更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于 1 月 15 日发出了《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的指示。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西北野战军从 1949 年 2 月 1 日起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兼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有 7 个军 2 个直属骑兵师共 15.5 万多人。

4 月 1 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谈判，拟定了一个国内和平协定。可在提交南京政府签署时，被南京政府拒绝了，实际上是被蒋介石拒绝了。

这个结果早就在毛泽东等人的预料之中。

这个结果也没有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之外。

蒋介石这叫垂死挣扎。

毛泽东对蒋介石可谓仁至义尽，在明知与蒋介石不会谈出个什么结果来，可还是给了蒋介石最后一个充分表现的机会。

这是蒋介石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对话。

在这次和平对话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又恢复了枪炮的大辩论。

不过在这次的枪炮大辩论中，蒋介石输得可以说是一败涂地。

就在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后的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随着这道命令的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向尚未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发起了自有中国历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开始了最后的征战。

# 大决战·席卷西北

## 第一章

### 纵横八百里秦川

就在华山剿匪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关中的咸阳、宝鸡、西安等地剿灭了「九道宫」、「铁血团」、「反共队」、「仁义军」的匪徒 250 股约 9000 人，彻底扫清了关中地区国民党和封建社会余孽。

# 1

## 彭德怀把车当马骑

大军由太原出发，分几路向西行进。

车轮滚滚，烟尘飞扬。

部队浩浩荡荡。

战歌嘹亮雄壮。

战士们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大步向西行进。

在这滚滚如潮涌的浩浩荡荡的西行大军中，有一辆吉普车，随着大军行进的节拍，向前飞驰着。

车上坐的是人民解放军最熟悉不过的、面对强敌敢于“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

他那很少变化的憨厚、敦实、坚毅的面孔，始终给人一种力量。

他的目光深邃而悠远。

他的思绪如那滚滚的车轮一样，高速飞驰着。

和谈失败后的蒋介石的最后一线希望一定寄托在盘踞西北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和退缩中南的白崇禧集团身上。

老奸巨猾的蒋介石是想依靠这尚存的几十万兵力保住西北，屏障西南。

他这是在做梦。

彭德怀这样想着，脸上露出轻易不易觉察的轻蔑一笑，用鼻子哼了一声。

也许是骑马骑得太多太久的缘故，他抓着车上的扶手，像抓着马缰，使劲一拉，身子往前倾了倾，样子很像骑在马上。

骑马的动作永远给人一种向前奋进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好。

彭德怀始终保持这种姿势。

他的思绪仍在无垠的时空的天穹神游着。

他的思绪回到了年初。

年初，当国共两党的再次和谈破裂时，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变。自诩“西北王”的胡宗南依照国民党的战略退却部署，企图以四川为后方，凭借秦岭、巴山设防。

在胡宗南还没有动作的时候，远在西柏坡那个小山村的毛泽东，早就预料到了。

想逃，没那么容易。

为了有效钳制并相机消灭胡宗南部，毛泽东于1949年1月17日致电彭德怀和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

“如西北我军能在彭德怀等领导参加二中全会动身前打一仗，再休整为好。如不可能则不强求。”

毛泽东深谋远虑。此时，他并不想一口就吃了胡宗南部，而是想暂时钳制住胡宗南，等全国战略部署调整好以后，再啃胡宗南这块硬骨头。

由于时值隆冬季节，又接连下了几场大雪，不但迟滞了第一野战军对胡宗南部的进攻，同时，也迟滞了胡宗南部的大撤退。

2月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

“原决定本月11日出动，7日又降大雪，现还未止。决推迟数日，待天晴后出动。”

冰天雪地打仗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带兵打了几十年仗的毛泽东深知这一点，他心疼他的指战员。

胡宗南就是放开让他跑，他又能跑到哪里去呢？

毛泽东吸着烟，看着彭德怀的电报，不经意间吐了一个很大的烟圈。

顺着这个烟圈的思路，毛泽东想：

暂且就放他一马吧。

毛泽东知道，胡宗南就是放开跑，也只能跑出这个烟圈。

毛泽东这样想着，于2月12日草拟了一份电报，发给了彭德怀：

“依据你处当面敌情是否有利于即打这一仗，如无甚大有利，可以暂时不打……”，待“太原、大同解放后华北3个兵团23万人可全部用于西北，至少徐周（作者注：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杨罗（作者注：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

瑞卿)两兵团 17 万人可以用在西北，彻底解决胡、马，占领潼关、西安、汉中、天水、兰州有待徐杨等部之到达。太原、大同大约可于 3 月内解决，休整一至两个月，大约在 6 月徐杨等部即可协同你部攻西安。”

同为带兵打仗的人，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这个决策很佩服。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这句话用在毛泽东的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坐在车上行进的彭德怀这样想着，仍然保持着那种骑马的良好姿态和良好的感觉。

因为，第 18 兵团和第 19 兵团近 20 万的兵力，现正在他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西挺进。

你说，此时彭德怀的感觉能不好。

如果换了是我，有这么一支威武雄壮的大军让我率领着去纵横挥戈，我一定会兴奋不已地一路喊几句信天游，吼两嗓子大秦腔。

其实，在 1949 年的头一两个月，彭德怀还没有这种感觉，起码他还没有现在这种十足的自信。

在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之初，第一野战军实际上只有 15 万多人，而此时胡宗南在西北的兵力还有 13 个军 33 个师约 17 万人的兵力。

从数量上看，两军虽旗鼓相当，不差上下，但真正从实力上讲，胡宗南就略胜一筹。如果胡宗南再与青海的马步芳和宁夏马鸿逵的近 20 万兵力一联手，那第一野战军的胜算就更不好说了。

可是，自有了这增补的 18.2 万雄兵，彭德怀就有了必胜的信心和十足的把握。

这回无论是你胡宗南，还是你马步芳，只要你敢跟我交手，我一定会揍得你们屁滚尿流。即使你们几个联起手来，我也不怕，一样会打得你们头破血流。

彭德怀又使劲地往起欠了欠身子。

他腰板挺得笔直，目光如炬，样子就像是挥刀杀向敌阵。

树木、田野、农舍从车窗外飞驰而过。

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亲切交谈的情景又浮上了彭德怀的脑海。

那天早晨，清涼涼的晨風很有勁地把西柏坡那條不很寬的小路旁的樹葉吹得哗啦啦地響。

毛澤東站在他居住的房門前，凝望着遠方，似有點沉重地說：

“太原的問題得儘快解決了。”

站在一旁的周恩來雙手交叉着抱在胸前，接過話茬說：

“太原戰役進入了最後攻堅階段，勝利在望，可向前提同志却突然病倒了，現在急需派一個人去接替他指揮。”

毛澤東點燃一支煙，很悠長地吸了一口後，看着彭德懷說：

“彭德懷同志，這次會議開完之後，由你到太原前線去接替向前提同志實施作戰指揮，你看怎樣？”

彭德懷歷來性格剛烈。他很嚴肅地對毛澤東說：

“主席，我去了可以，但我有個條件。”

毛澤東先是一愣，旋即笑着說：

“這可是天大的奇事，誰都知道我們的彭大將軍幹什麼事從來都不講條件，這一回要提個條件出來，我想這個條件也非同小可。好嘛，你就講出來看看。”

“向前提同志仍然是戰役總指揮，我去協助他。”

毛澤東一聽彭德懷提得是這個條件，大笑起來：

“你是害怕功勞記到你的頭上是不是。”

毛澤東笑着說了這麼一句，又嚴肅起來：

“彭德懷同志這種不爭功的精神值得我們大家學習啊。這個條件我看可以答應。不過，特殊情況還是由你當機立斷。”

“請主席放心，我一開完會就去太原前線。”

“好，太原戰役結束後，周士第的第18兵團、楊得志的第19兵團，歸你第一野戰軍，你可帶去投入西北作戰。”

听了毛澤東這話，彭德懷很高興。會議一開完，便坐着繳獲的一輛美式吉普車，直奔太原前線。

彭德懷在到达太原前線後的一次總前委擴大會議上，很風趣地說：

“同志們，我這次到太原前線的任務一是學習大家攻打太原的經驗，二是來帶兵的。”

因為關於調18兵團和19兵團到西北參加第一野戰軍解放大西北的